

我来山西省左云县检察院工作5年了。

左云是个山区小县,地处晋西北一隅,人口不足10万。县城也不大,明代城墙还比较完整,形似卧牛,因此称“卧牛城”,自古为军事要冲、兵家必争之地。城北横卧五路山,属阴山余脉,高大而平缓,山上有长城,东西走向,当地人称“大边”,“边”外,就是内蒙古地界了。主峰摩天岭上的长城甚是险峻,有“小八达岭”之称。“边”上有几处古关口,口内口外,以红砂崖口最为有名,传说昭君和亲就是由此出塞。

往东,有得胜口;往西,有杀虎口,就是“哥哥你走西口,小妹妹我实在难留”歌里的西口了。“口”外,山连着山,少绿色,苍苍茫茫的原生态气象;“口”内,山山岭岭,几十年绿化下来,一坡一坡的松林杨树如涛似浪,绿色掩映间城堡相连、墩台相望。堡边台下,常有铜钱箭镞出现,只需你扒拉几下,便有惊喜。这里的气候也特别,春天短,5月还飞着雪,几场风刮过,就要穿半袖衫了;秋天更短,淅淅沥沥几场雨,路边水洼便结了冰凌花。

也许是受边塞风的熏染,小城的人性格硬朗倔犟,就像这季节,或冬或夏,冷热分明。犟住了,九头牛拉不回来,打对调了,又极好相处,很是仗义。

左云县检察院干警编制不多,年办案量也不过百件,是典型的山区小院。院里有个“秦权·维清”工作室,名气却不小。

“五一”节后的一天上午,则塄村的老张又来检察院了,来找老朋友老高和小刘。他骑一辆电动“三蹦子”,绒线帽捂了耳朵,鼻子脸面冻得通红,却难掩满脸喜色。进门就把一个红色塑料袋放在桌子上,打开,是染了红颜色的鸡蛋。“这是喜蛋,你们得收,不能见外了,给大伙分分。”他跟老高、小刘说,他家小子前几天在“五一”订婚了,收秋后完婚。

老高听了也是高兴,一边沏茶,“恭喜恭喜”地说着,一边让小刘去给大伙分喜蛋,沾沾喜气。红皮喜蛋是村里给小孩子过满月送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的一般订婚结婚不送。老高理解,这是老张想让大伙分享日子越过越好的喜悦,里面也是感谢的意思。

老张和老高、小刘打交道,是前几年的事情。

周末,忽然想去熙熙攘攘的菜市场走一走。

沿着市场外的小街道,一路上随意向前走着,无意中看见一个菜摊前簇拥着不少人。出于好奇走近仔细一瞧,一位老妇人正在用川味十足的普通话,向外地来的顾客介绍干菜的烹饪方式。看着摊位上那熟悉的干菜,我不由得想起了记忆中的“老三片”。

第一次听说“老三片”,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。在一个冬季,我和同事到偏远乡去办案,乡政府的文书接过我们的介绍信,就忙着给我们安排了住宿的客房,又让我们预买了几天的饭票,说乡下买菜不方便,灶上经常吃“老三片”,怕我们吃不惯。

一听要吃“老三片”,我感觉有些好奇,却不好意思问。

第一顿饭是在乡政府灶上吃的。随着开饭的钟声响起,人们拿着碗筷陆续来到了食堂,炊事员给每个碗里打好米饭,再舀上一勺素炒酸菜洋芋

人人都有相亲的经历。或电光火石、一见钟情,或不曾来电、形同陌路。而我几十年前的一次相亲经历,虽说不上成功,却让我铭心刻骨,难以忘怀。

那天,高中时的陈老师,让我到某学校“看个人”。陈老师特意嘱咐,“那个人”也是学中文的,对有写作爱好的我“颇感冒”——就是有兴趣的意思。本来一听相亲就别扭的我,忽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窃喜。

时间约在周日下午2点。按陈老师给的门号,轻轻敲门。随着清脆的“请进”声,门随之半开。

“你是……你找谁?”一双黑亮的大眼,忽闪着疑惑。

待我报上姓名,说明找谁,她把我让进屋,然后她先坐下。她椅子上,是碎布拼成图案的坐垫。

“谁让你来的?”她眼里的疑惑在翻腾。

我又报上介绍人姓名。我先前来时的温热心情,忽然溜了滑梯,拽也拽不住。

“坐吧。”她用脚推了下洗衣盆,擦擦手,指了指桌子对面的矮凳。坐上去,自然须仰视她。立时,一种异样的感觉涌满胸腔。

此时才看清,这溢满洗衣肥皂香味的房间,半拉着的素洁布帘,将书桌与床铺隔开,显然是办公与卧室的混搭。

“找我有事吗?”

“也没……没啥事。”她这不是明知故问吗?这是审犯人吗?我心里只骂自己,像吃了嗜好推粪球的什么郎!

进门前,我还想象着:她是位笑意盈盈、善解人意的薛宝钗,抑或是柔声细气、诗意图的林黛玉,尽管

人来,人往

李昕



左云摩天岭

袁建琴摄影

老高、小刘在扶贫期间驻过点,分管三个自然村,则塄坡村就是其中一个。老张身体不好,是村里的贫困户,吃低保。为多要点补贴照顾,他没少和村里闹腾。老高他们刚到村里,老张就找上门来,让他们去家里看看。

走进歪斜欲坠的街门楼子,就看见一处小院三间泥房。老张家的女人不是个有主见的人,全凭老张折腾。老张儿子读完初中辍学在家,没个正经营生。与别人家比起来,老张家日子过得真是凄惶。老高、小刘和村干部商量后,决定把老张列为重点扶持对象。他们先是和市里技校联系,让老张儿子上了学,还申请免除了学费,又帮着老张家修缮住房,换了几根不堪重负压弯了的檩条。孩子、房子的事解决了,如何致富,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才是根本。他们和老张一起几经谋划,决定养鸡养羊。

老高回单位申请了一笔钱,购买种羊鸡苗。老张看见小鸡娃大母羊,喜欢不尽,连说干别的不行,喂个鸡,放个羊肯定行,心气一下就起来了。果然,老张两口子精心侍弄,鸡不喂饲料,喂玉米,喂谷糠,生出鸡蛋是蛋清蛋黄是蛋黄,味道自然好,是地道的土鸡蛋;羊不喂饲料,吃草,喂料豆子,膘肥肉嫩,品质自

然高,都能卖出好价钱。

那几年,我也去过老张家几次,鸡下蛋,羊生仔,人勤地不懒,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变了模样。

扶贫攻坚结束后,老高、小刘撤了回来,但和老张的联系并没有中断,下乡路过还常去看看,问问生产生活情况,帮着推销农副产品。老张也会在进城办事或送货时顺便到检察院找他的老朋友坐坐,拉拉家常。这不,儿子已在市里的一家大酒店上了班,领回了对象,老张高兴采烈地又来了。

说话间,又提起老郝,一脸的遗憾、惋惜和不舍。老郝原是我们院班子成员,兼着工会主席,是个热心肠,过去老张家好多次,为卖蛋卖羊没少操心。去年夏天,因脑出血倒在办公室里,紧接着送医多方救治,还是没能抢救过来。老高见老张难过,忙说:“今天你有大喜事,你还记着老郝,老郝泉下有知,也会为你高兴的。”老张眼眶立马就湿了,说:“哪能忘了,心里有数呢……”话没说完,就哽咽了。

老张告辞,老高塞给老张200元钱,老张坚决推辞不要。老高说:“你得收下,这是提前给孩子贺喜,祝他们喜乐平安、白头到老,也祝你早日升辈当上爷爷。”

看着老张的背影,我突然想起去年秋天,小刘他们要去看望一起故意伤害案被害人老罗。那天,我也跟着去了。山区的路不好走,翻上翻下,路面有破损处,转弯不小心就会猛颠一下,屁股生疼。下了一夜的雨,出发时天还阴着,路旁树叶有红有黄,一夜洗涤,很纯粹,松树绿得越发深沉。车到山梁处,向窗外望去,一片红一片绿一片黄层层叠叠如波似浪,苍苍茫茫地向远方铺开。如果突然云开日出,阳光照耀,会是一番什么景象?

在一栋煤矿弃用的小楼里,我第一次见到老罗。老罗苍老虚弱,脸好像几天没洗了,被子没叠,随便堆在床上。一张旧办公桌上有一台电磁炉,旁边的塑料袋里装着两个半馒头,锅碗刀板倒是齐全。小刘告诉我,这个住处是和矿区街道协调临时安置的,有水有电,等老罗的司法救助款下来后,再进一步考虑最终安置办法。老罗见又送来米面油,说:“上次的还没吃完呢,还有。”小刘拿出身份证说:“这次来,是看看你恢复得怎么样了,身份证补办下来了,这回可要保存好,不要再弄丢了。司法救助申请表你要签个字,我们抓紧时间帮你办理。”老罗签了字,尽管有些笨拙手抖,字写得还算规范,起码比有些大学生的字好认。

下楼后我跟小刘唠嗑:“听口音老罗不像本地人,看样子也读过书……”

小刘说:“老罗是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人,年过六旬,性格有些轴。他离开老家多年,孤身一人在矿区一带靠打零工、捡废品为生,没有固定住处,没有身份证,也没有电话,饥一顿饱一顿。他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中受到严重伤害,无法外出谋生,也没有获得赔偿,生活陷入极度困境。院里刑事检察部转来线索后,为寻找老罗核实情况,我们着实费了不少周折。经多方走访查问,最终在雁崖矿一个小卖部热心老板娘处得到消息,从一处废弃的破房子里找到老罗。找到他的时候,他正蜷缩在一堆破烂里。”小刘说,当时那个情景,任谁看了,鼻子都会发酸。我说老罗的情况不容乐观,冬天马上就要到了,下一步有何打算。小刘说征求过老罗的意见,老罗说不想死在外边,想回老家了,“我们请示过院领导,决定特事特办,送他回家乡养老。”

塞外的寒冬说到就到,一个漫天飞雪的下午,我向小刘问起了老罗的情况,小刘说:“司法救助款已给到老罗手里,也联系上他远嫁外地的妹妹,让他暂居她家,以防天寒地冻发生意外。”小刘他们已经去两次太仆寺旗了,在当地检察机关的协助下,与老罗户口所在的村、镇领导协商好了,老罗的回乡养老手续正在办理中。

不久前,院领导说要去内蒙古太仆寺旗回访被救助人老罗,我因家里有事没有去成,从拍回的视频看,五面井养老院环境优美、生活设施齐全。经过几个月的养老院生活,老罗红光满面,状态良好,见到山西来的检察官,很激动,说要不是检察干警搭救,早就冻死了。老罗一生颠沛流离,最终以一种不敢想象的方式圆满结束流浪生活。我想,生活、生命这些普通的词汇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残疾的、佝偻的六十多岁的身躯上,这大概属于一次重生。

还有,我院控申检察办案团队收到一面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的锦旗,锦旗是老罗妹妹寄来的,里边还卷着一封信。信中说,她哥哥少年离家,一直只出现在她的童年记忆里,再次得知哥哥的消息,她已是满头白发。

(作者单位:山西省左云县人民检察院)

调查取证,经常会被热情好客的村民留在家里吃饭,通常都是用洋芋、苞米和少量的大米煮的罐儿饭,小火慢炖烤出一层厚厚的锅巴,吃的菜自然也离不开“老三片”,只不过烹饪要略为精细一些,一般是用腊猪油炒酸辣洋芋片,或者小葱炒土豆鸡蛋,外加一小碗自制的红豆或者蒜辣子。运气好时,还能吃到肥腊肉片炒干洋芋片或干盐菜。这些看似再平常不过的农家饭菜,吃起来格外可口。

许多年过去了,人们的一日三餐越来越精细化了。不知从何时起,曾经见人愁的“老三片”,又悄然端上了寻常百姓家的餐桌,成了广受欢迎的地方家常菜。曾经的“老三片”,是过去物资匮乏、生活困难年代的一个缩影。它记录了岁月的沧桑,见证了生活的艰辛,更承载着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和眷恋……

(作者单位: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检察院)

大山里的工作餐

吕晓

片扣在上面。大家便端着碗来到伙房的院坝,三三两两,或站或蹲,边说边吃,有说有笑,气氛很是融洽。也许是有些饿了,我端上碗就埋头吃了起来,三下五除二就把菜吃完了,而碗里的饭还剩一半,便走到窗口想让炊事员再给打一点菜,却看见菜盆子早就被舀空了。乡上一个干部见状笑着问,在灶上吃饭有个窍门,就是三口饭一口菜,不然几口把菜吃完了,就只能吃白饭了。

这第一顿饭,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随后的几天里,乡政府机关食堂的灶上一天两顿米饭,大米中都掺杂着少量的苞米。菜不是素炒白菜片、洋芋

片,就是炒干洋芋片,或者是用干萝卜片、海带皮煮汤菜,盐大油少,很少吃到肉。问炊事员才知道,我们下乡的地方是高山地区,有限的坡地主要是种庄稼,只在房前屋后零星种一点菜,一年四季的常见蔬菜,就是洋芋、萝卜和白菜。乡政府驻地虽然有一条狭窄的小街,但多少年来都没有逢场赶集的习俗,是名副其实的有街无市。在这个远离县城的高海拔地区,不管是街上的居民,还是单位的食堂,吃菜始终是个老大难问题。

下乡那段时间,乡上食堂的大锅菜,不管是煮还是炒,始终都离不开“老三片”。也许是长时间没有吃肉了,感觉肚子里清汤寡水缺油水,就盼着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油大盐咸的饭菜。好在我们隔三岔五地要到农户家

晒干,然后用塑料袋装起来,扎紧袋口后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,等到没菜吃的时候取一些干菜用水浸泡,反复淘洗后沥干水分再下锅或炒或炖。乡政府机关食堂上灶的人多,需要的食材量大,自然也是要囤积不少的洋芋片、萝卜和各种干菜。或许那几样蔬菜在一年中最常见的,一般也都是切成片状后烹饪的,久而久之就被戏称为“老三片”。

下乡那段时间,乡上食堂的大锅菜,不管是煮还是炒,始终都离不开“老三片”。也许是长时间没有吃肉了,感觉肚子里清汤寡水缺油水,就盼着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油大盐咸的饭菜。好在我们隔三岔五地要到农户家

晒干,然后用塑料袋装起来,扎紧袋口后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,等到没菜吃的时候取一些干菜用水浸泡,反复淘洗后沥干水分再下锅或炒或炖。乡政府机关食堂上灶的人多,需要的食材量大,自然也是要囤积不少的洋芋片、萝卜和各种干菜。或许那几样蔬菜在一年中最常见的,一般也都是切成片状后烹饪的,久而久之就被戏称为“老三片”。

“你喜欢外国文学,能记住几部作品的开头?”《安娜卡列尼娜》《忏悔录》《羊脂球》《变形记》,我一连背了七八本小说的开头,几乎未假思索。

要说外国文学,那可不是我的弱项。读书时,每逢周六周日,学院北侧党校的杨树林里,两个馒头一杯水,背依树干读一天,捧着的几乎都是外国名著。外国文学考试,最差的一次成绩也88分,深得外国文学教授的赏识。

我扫了一眼,本以为她会不悦,却见她刚刚还紧绷的面色和悦了,似乎在认真倾听着。我继续说:“芥川的《罗生门》《鼻子》等,正如鲁迅先生的《阿Q正传》《孔乙己》,是针砭社会时弊的‘匕首’、‘投枪’。还有他的《秋山图》《湖南的扇子》,写起中国的画家与国画珍品,如数家珍,国人都难以企及。”

“揭示人性的作品,除了日本作家,西方文学里有哪些更具代表性?”她看我对日本作家不很陌生,显然想岔话题。

“西方的,揭示人性之恶的作家,莫过于法国的巴尔扎克,他的《人间喜剧》可谓扛鼎之作,还有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《悲惨世界》;英国莎士比

亚的《威尼斯商人》等戏剧;俄国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,契诃夫的《套中人》《小公务员之死》……”

“你喜欢外国文学,能记住几部作品的开头?”《安娜卡列尼娜》《忏悔录》《羊脂球》《变形记》,我一连背了七八本小说的开头,几乎未假思索。

“当然是赵姨娘儿子贾环,跟老看门人焦大了。”我回答了,心里却惴惴不安,一慌张,竟拿不准赵姨娘儿子是贾瑞还是贾环?既然是“选择题”,就蒙吧。当年考没学过的英语,全凭蒙呢!

“贾瑞父母早亡呢。赵姨娘的儿子不是环哥吗?贾环尽管被其爷爷贾代

儒娇生惯养,可下场凄惨,不该同情吗?焦大尽管仗着危难时刻救过主人的命,说话有恃无恐,甚至做出格的事儿,可都是生活在贾府最底层的人啊,不值得可怜吗!”她娓娓道来。

我突然感觉大脑短路,额头似乎冒了汗。看我发窘,她微微笑了。靠前,拍拍我的肩膀,示意我坐下,像长辈对待晚辈。她又去拿杯子倒水,似乎此刻才想起应有的礼节。

“古人的,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要参透人生,解剖人性,一部《红楼梦》就够了,不是吗?”看我伸展后背湿润的衬衫,她又微微一笑,“听陈老师介绍,你教学之余坚持写作,发表了不少作品。也让我拜读学习下。”

递过来的水杯,我放她桌上。我哪肯再坐。很想快快结束这“考试”,不,是“面试”。再耗下去,还不知会露出什么破绽来呢!“我该走了,还得赶回中学参加周前会。”

“记得给我看你的作品啊!”她站在门里,俯视着,分明是在叮嘱台阶下的学生。

“一扭身,走了。看什么看?除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山东青年》刊载的《尊师路》《冬日,那一抹绿意》两篇散文,《昌黎文艺》上一首蹩脚诗,其他都是通讯和消息。能拿出手吗?我心里自语道。

她的校园里,凉爽的秋风吹拂,金黄的杨树叶纷纷飘落,也飘进了我的内心,纷乱杂芜。胆怯了?羞愧了?后悔了?显然都不是。后来想想,只是一种说不出、理不清的情绪如烟雾一样,不受控地弥漫而去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)

检察诗人作品展

初冬素描

范建生

1.
山路弯弯
还印满晚秋的沧桑
山雀振翅山崖
衔来萧瑟的晨光
一抹斑斓,修辞冬日的内涵

2.
装点群山的广袤
花朵被蝴蝶邮走
留下悠扬的民谣
在山水间余音袅袅
秋虫停止了演奏
把旋律交给寒风

3.
如雪的荻花
尽显初冬的妖娆
几枚红柿,氤氲写意橙色的憧憬
轻轻地叩开了心灵
解救无声的遐想

4.
走进森林就像